

論語古義

三四

和書門

和書門類	二八八九號	七五函	九架	一册
------	-------	-----	----	----

和書類	二八八九號	一册	九函	二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893
冊數	10 (4)
函號	191 126



論語古義卷之三

公治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口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淺草文庫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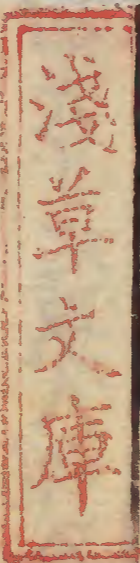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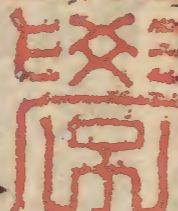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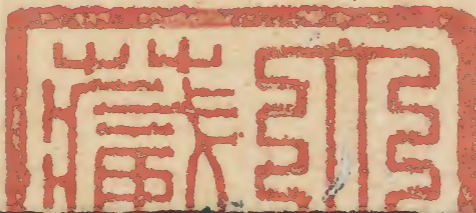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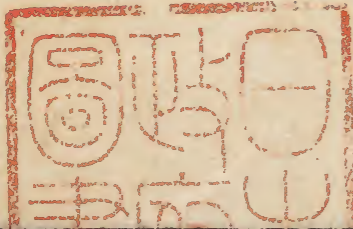
子妻之公治長孔子弟子縲黑索縛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蓋以任濫被繫故云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言有此德故必見用於治朝謹其言故又能

免禍於亂世也

夫嫁女擇婿必求其良者天下之同情也若長之



陷於縲紲人之所辱然以非其罪而妻之至於南
容又以其可免於亂世而妻之正見夫子之取人
惟是之從不拘于一也蓋編論語者併錄二子之
事以明聖人之權度變化無方學者之所當盡心
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人也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若魯無君子者斯人安得取斯德而成之哉美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
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之取人每不

稱其質美而浚稱其好學若顏子者是也今於子
賤先美其德而後專歸之於師友薰陶之功蓋生
質之美有限而學問之功無窮苟資之於師輔之
於友以取其善則何學不可至何德不可成哉後
世無實好學者故恥下問遠善友學問之功終不
能以勝其氣質之偏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而曰學之無益不亦誤哉吁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必備而不可闕之謂言子貢之材天下不可無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夏曰璉商曰瑚周

曰簠簋蓋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
子貢之材之美可貴而不可常用也

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
而孔子告之以此○瑚璉簠簋器之貴重而不可
常用者也未耜陶冶雖非貴重之器而常用不可
闕者也夫子以子貢之材不比之於彼而比之於
此其戒之深矣蓋耜陶冶之為器戶戶皆有人
雖不知貴重之而民生常用不可闕焉若聖人之
德是也叔孫武叔曰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子貢
曰仲尼豈賢於子乎豈非知尚瑚璉之華而不知

耜耜陶冶之為民生常用不可闕之器耶蓋賢人
之材可見而聖人之德不可知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
才也時俗以佞為賢故美仲弓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禦猶抵當給辨也言佞人所以抵當
於人者但隨口取辨而為人所憎惡

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
不佞乃非所以病仲弓也

愛人者人亦愛之仁之所以為美德也若屢憎於
人正見佞之為凶德也夫子戒之宜矣當時實德
日病諛風日盛人徒知重佞而不知重仁故夫子

言此以深明不可用佞之意或曰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而夫子不許其仁者何哉曰仁實德也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夫子猶不與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開言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無疑蓋欲學成而後仕其心未以自足也故夫子善其篤志而悅之學者之於仕進雖其材未充然親戚責之朋友推之則未必不出仕況如開之學聖人使之仕則其

材必可用而猶未肯之則其不自為足而所以求之者可謂至深矣此雖賢哲之細事實學者之所難故聖人深悅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桴筏也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欲從夫子而無所取材故戲之耳

故言好勇過我也鄭氏曰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蓋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故戲之耳猶戲子游割雞焉用牛刀之意

此與欲居九夷章同意蓋夫子之素志也當時君昏臣驕天下無所之往故欲乘桴浮海化島夷之

民以為禮義之俗，聖人以四海為一家之心。於此可見矣。子路好勇，故欲從夫子而行，無所顧慮。未子因戲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有具於已而後可以濟人。子路之德未及，于此則雖欲乘桴浮于海，徒爾無益，故美其好勇而進其所未及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實德也。故雖子路之才，猶難必其

有所以夫子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以不知告之

也不知其仁也。朱氏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馬賦。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

仁則不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三子之材，自他人觀之，皆足以稱仁者。然夫子不

許之者，蓋學有實材，有實德。孔門固貴乎實材，而

至於實德尤難其人。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材之

可用，而一無以仁許之者。若管仲雖非有實德者，

而素有濟天下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夫子

亦稱其仁。至於三子，則未可復期其功，又不見其

慈愛之德全有於已故皆以不知答之

論曰世之務詞章記誦者多驚於空文而不知成德達材夫有實德而後實材可得而施有實材而後詞章記誦亦得為吾之資若夫既無實德之可觀亦無實材之可取則雖議論可聞文章可觀皆無益之瑣事焉耳三子之為人雖未可知其仁而其所自期者既如此夫子之所許者亦如此則雖未至有實德而亦可謂有實材者矣古人之學隨而可知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子貢方人夫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如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一聞一知十謂聞一事而知十事蓋推類之

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言汝固弗如回然吾反與汝所謂弗如之言蓋有合於夫子謙已服人之心故既

然之又重許之也

此見服人之善之難也蓋知人之善固難而服人之善最難既知人之善而又不難於自屈天下之至難也子貢於是知其進德之淺也人惟以謙情

對子貢者未也

宰予晝寢

晝寢謂當晝而寢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與語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是深責之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

而行不逮故夫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前之失乃所以重警之也胡氏曰予曰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我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聽

言信行待人之誠自當如此聽言觀行觀人之法

亦當如此二者並行而不相害初非聽其言而全

信其行也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也蓋聖人之心

猶造化之妙隨物賦形或培或覆各因其材其言

於予改是者適因宰我之事而發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

剛堅強不屈之意申枨弟子姓名

曰枨也慾焉得剛

孔氏曰慾多情慾蓋夫子發其隱微而明枨之不可得剛之由

人多情慾則於一切世味眷恋不忘而於義所當

為逡巡畏縮欲進不能此慾之所以不得為剛也

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益多情慾則不慊于
心不慊于心則不能剛其勢然也然世俗類以廉
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者為剛而負氣好勝悻悻自
好者亦以剛自居殊不知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
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加諸我加諸人猶曰
施諸已施於人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而子貢曰我
所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

之所病而子貢以此自期夫子所以抑之也蓋學
貴乎副實而嫌乎馳高聰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
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學若不及猶恐失之
伯玉使者不曰欲無過而曰欲寡其過夫子稱之
曰使乎使乎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是有自
居其位之弊而無浚求進益之意其抑之者蓋進
之也

子貢曰夫予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文章指禮樂典籍
而言其事著明皆

可得而
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
之生質

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殃淫之常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

夫子之教人也其禮樂文章粲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唯其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焉蓋聖人之心篤于好善故知人性之皆可以進于善而天道之必佑善人也故其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天道曰天生德於我相懸其如予何然驗之于人事則疑乎人性之不能皆以進于善而天道之不必佑善人也蓋有非信道好德之至不能輒信者矣此子貢之所以爲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聖人之道因人以爲教故其所謂性所謂天道皆世之所謂性與天道而本非有深味隱微不易領解者也而子貢以爲不可得而聞者何哉蓋人徒知昏明強弱人性之萬差而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人皆可以進善也徒知吉凶禍福天道之常而不知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故天必佑善人也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此子貢之德不及聖人故亦以夫子之言爲不可得而聞也其唯聖人乎其心一於善而

視蓋天蓋地莫非斯善也故知人之皆可進善而天之必佑善人也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人也及後世學驚高遠求道虛玄乃謂性天之理非領悟之人不能輒解子貢學究精微而後始措詞如此豈其然哉聖人所謂性與天道皆後世所謂氣者而未嘗就理而言不可以此求之也必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雖既行之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子路好勇果於行善門人自以為弗及故編者記之以為學者之模範也○張氏杖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名子貢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謂之文也言人性敏者必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有如是之美故得諡為文也文之為諡不可復加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人之

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為人而有如是之美則其得謚為文不可謂不宜也夫子不沒人之善而其所譽者必有所試則文子之賢可從而知矣且文子能治賓客而術靈無道得賴以不喪則夫子之言非溢美亦可知矣左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必然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推賢讓能不矜其能其事上也敬執君之事慎而不怠其養民也惠生養其民其使民也義使之以義不徇其欲

君子之道謂萬世通行之道也行己以恭為要事上以敬為主養民以惠為本使民以義為則苟有此四者則可以治天下豈止鄭國子產雖為春秋賢大夫然人未知其有君子之道故夫子表而出之

論曰稱君子之道與稱聖人之道甚別聖人之道者以其極而言君子之道者以平正中庸萬世通行之法而言若中庸所說諸章是也但費隱一章說者以高遠隱微之理解之失作者之

意甚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陳氏櫟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為善交也

論曰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

難行之事而乃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

不衰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苟知此則識晏子之

行不可及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山節

藻稅何如其知也節杜頭平拱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杜言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朱氏

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蔡氏清曰文仲居蔡其崇重如此則是一心倚著

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

道所當然必在所略此豈智者所為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愆其身而忠於國故疑其仁夫子以其未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又無利澤及物之功故但許其忠

公而五
卷之三
三

而不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
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行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子張以文子制行之潔又疑其仁夫子以文子亦子文之比故亦但許其清而不許其仁也○按春秋傳崔杼弑君之後文子屢見然觀夫
子既許其清則左氏之說不可據信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謂之仁
政雖有仁心仁聞然民不被其澤謂之徒善以其
不足為仁也二字既無慈愛惻怛之德又不見有

利澤恩惠遠及於物故夫子俱不許其仁蓋以德
行之謂之仁以力勉之謂之節若二子之忠清可
謂之節不可謂之仁何者無其德也若使仁人為
之固可謂之仁豈止忠與清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

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者譏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非謂再則已審也

此譏季文子為魯國卿不知為政之體也書曰思
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弗思
則不得思之有益于事也固大矣然為政莫善於

明決果斷莫不善於優游不決故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夫事之千條萬緒固有不待一思而得
者矣或有千思萬想而猶難決者矣而季文子每
事必三思而後行則是徒爾思惟不知決斷夫子
之所以譏之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武子
事衛成公事見春秋傳

此言甯武子處世之權自合于君子之道也人唯
知邦有道則知之難而不知邦無道則愚之益難

邦有道則上明下直是是非非無所忌憚方是時
也固易用知以濟事邦無道則上昏下訥是非貿
亂方是時也既不枉道以希合亦不悖直以取禍
是為難能也此所以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
○盧氏一誠曰古之豪傑善自韜晦以濟大事如
留侯之為韓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
蕃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
殺其身而其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
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
謂能裁義理而行之也

此門人記夫子之教大被萬世之由也夫子當初
周流天下欲以行道至是而知其終不行故欲成
就後學以詔道於來世然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
吾黨之小子志大而略於事雖可與進於道然恐
其或過中止於是欲歸魯而裁之是教法之所以
始立也蓋三代聖人其德雖盛然與民共治因時
為政其教不得大被于萬世之遠至於吾夫子而

後教法始立道學始明猶日月之麗天而萬古不
墜也猗嗟盛哉此雖夫子之不幸然在萬世學者
則實大至幸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相傳伯夷叔齊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
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焉其介如此宜若無
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
即止故入亦不怨之也

此明伯夷叔齊之仁蓋顯微闡幽之意夫清者之
心必淡念舊惡而至於絕物若清者而不念舊惡
則非仁者不能也若夷齊之行伯合於聖人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之心也其曰怨是用希者蓋稱其仁也孟子亦論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足以相發明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素自直名者

或乞醯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

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為己之所蓄以與之故夫子

譏其不待為直也

人之乞物有則當與無則當辭倘再三乞而不止則有乞諸人而與之亦豈不可而微生高方人之乞醯其家無有而乞諸其鄰以為己物而與之不

直甚焉聖人最嫉世之釣名掠美傲然以自高者若微生高是也彼曲意徇物其事雖小然不可與入君子之道也夫子譏高之不直亦惡鄉原亂德之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氏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其所恥有淺人于聖人之心故曰丘亦恥之亦竊比者彭之意

此承上章之意而類記之其務飾於外而內實無誠者聖人之所深嫉也若左丘明之所恥實皆用

意挾私不由直道在學者有甚於穿窬之盜者故
聖人戒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何也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服也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伐猶黨同伐異之伐無伐善者言不毀善

亦欲無施人之善也勞勞事也言勞事非已所欲故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志瘁故安其意而使無憂虞也

少者畏上故懷來之而為其依歸也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即其所行行即其所言苟

躬行有所未至則不敢輕以自許若諸子之言志

是也子路欲篤於朋友而無一毫鄙吝之心顏子

欲成人之善而不施勞事至於夫子則欲凡人之

接我者無一不得其所若子路之言固善矣然徒

有與人共之之意而未見及物之功顏淵之言固

有及物之功然未見物各得其所之妙若夫子則

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無一物不得其所

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蓋子路義也顏淵仁也

夫子造化也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

大也大矣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人之於過也憚改而必文苟能見其過而內自責
如訟者之必訐人之非而不少假借則其悔悟深
切纖毫無遺非實好學者豈能然乎夫子歎其終
不得見則可見天下非無好學者而真好學者之
甚歎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稱為百世之師
宜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之人無處而
不有至於好學之人則天下鮮矣

此歎美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學問之
至積小成大化舊為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
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
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
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有聖人
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其造道
愈深則好學愈篤唯夫子為能好學而益見其度

越乎群聖人也

論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
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為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
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
以理為主而以一且豁然為的於是實德愈病
而與聖門之旨日相背馳學者宜鑒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臨民之稱言仲弓之德敬慎而不煩可以使人入之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此門人以仲弓論伯子之言足見其可使

南面之實故引以實夫子之言伯子未詳何人蓋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之辭簡約也簡則得要此夫子所以可之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臨民之道居之

以敬則事立故民不慢行之以簡則得要故政易行所以為可也若夫居之既簡而所行亦簡則上下交慢事無統紀豈不失之大簡乎故夫子以仲弓之言為然也

居人之上者衆之所倚賴故以敬事為主執政之柄者亦易至叢脞故以易簡為要故居敬而行簡則民有所效而政得其要夫子許之宜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歿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也遷移也言其心寬平故當怒而怒亦不移於他也貳字書訓副訓重皆為益物之義其智明睿故一
改之則不復行也此足見顏子好學之篤也短命者
顏子三十二而卒既言今也則亡而又言未聞他存
真好學者
重愴之也

此言門弟子中唯顏子為能好學而舉其行事以
實之也可見其專以德行為學而與他人用力於
文學者自異也然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
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
貳過亦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

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

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已故不遷
又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
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
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
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眾
人之喜怒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
由仁義而發非在已存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
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

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淺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已乎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仁為宗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子華公使為之使也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西赤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斗日庾十金六斗四升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肥馬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

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宰司寇時以思為宰九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

百不言其量或曰九百斗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濟鄰里鄉黨貧乏也者

此門人併記二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妙用雖一取予間自有道存也夫子華家富而為夫子使固其分也冉子不達其義乃私與之粟故夫子告之以君子有周急之道而無繼富之義至於原思憲宰

祿又告之以常祿不可辭有餘則可以與鄰里鄉黨蓋請者而不與辭者而與之其一與一否皆靡非道也聖人之於物有時措之宜而無一定之法於是而可見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朱氏曰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然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不可不以父之惡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此夫子論仲弓之賢而言父之惡無害於其子之

賢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夫子嘗見互鄉之童又取犁牛之子不以其俗之惡而捨其人之材不以其父之醜而棄其子之美實天地之心也門人記此以見夫子取人之無方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三月言其久也其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言猶其餘不足觀也已之意日月至者謂以日月自至也

此美顏子之心自能合於仁也言爲仁天下之至
難也唯顏子之心能合於仁而至於三月之久亦
自不遠若其他文學政事之類彼雖不用力以日
月自至焉而已矣豈不賢哉當時賢士大夫及門
人弟子無許其仁者而獨美顏子如此大哉

論曰人之於道也其猶規矩準繩乎故古之聖
人使天下萬世之人由此而行之故曰以道修
身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資之美者心與
之不遠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及其至

也心與之一而不一如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也世衰道微人安於暴棄不肯由焉而行之
故孟子引而近之曰仁者人心也蓋明其本之
在我而不假外求也及至後世求道過高乃謂
心之於仁也猶明鏡之有光也苟如其說則有
明暗之可言而無離合之可驗夫子之稱顏子
何以不曰其心三月不昧而稱三月不違仁耶
蓋嘗譬之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得火而成其
用火因薪而見其德然薪有能燃者有濕而難

燃者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此其性之雖有
不同而其皆可以為善則一也孟子之言性善
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違仁燥而易燃者也世之
頑冥不仁者濕而難燃者也由是辨之則仁也
心也性也其別分明不待辨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
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謂穎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藝謂多才

此言從政各有其才而不可以一節限也蓋果則
能斷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
故皆可以從政○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
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人各有
所長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根費季氏邑名以其邑數畔難治故
欲得閔子騫而用之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自知不能化季氏之惡故對使者使其委曲開陳而復其召言若再求召我則當去之齊

人溫柔則少斷剛毅則不寬古今之通患也而閔子之爲人也柔順淵默與物無忤疑乎無剛果決烈之氣然觀其答使者之辭詞確意直毅然不可犯非仁熟義精有勇且直者則不能孔門之諸子愕然以爲不可踐及乃記此以爲學者之標準

論曰先儒謂仲尼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非也蓋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而貴賤之別位之定分也故當論其義不義如何而不可驟以仕大夫爲非也孔子曾仕季桓

子孔門諸子亦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爲非耶唯世有自抱道德不爲濁世所汙之士若閔子騫是也此所以可尚也蓋出于數子一等而未至聖人無可無不可耳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若夫卑出崇處貴隱賤顯高蹈遠引無志於斯世者亦閔子之罪人也

伯牛有疾伯牛孔子弟子姓名冉名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牖南牖也朱氏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作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此孔子惜伯牛之歿而言伯牛之賢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實天之所命而雖賢者亦所不免也則知彼不盡其道而歿者皆不可言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音瓢執一簞食一瓢飲言其至貧也顏子居不堪

憂之地而能處之泰然不改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顏子不以貧窶為憂而能不改其樂故夫子稱其

賢也夫顏子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

義而豈別有所謂樂者乎蓋得於理則天下無可

憂之事得於義則天下無可慕之物苟其如此則

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亦何貧窶

之足憂先儒苦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遠而不

知求之實德故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朱氏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

也限氣質甚弱者雖勉為之或至於半途而廢是誠力不足者也若丹求者未必盡力向前只自限畫而不進而已何所成其材哉

論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矣高一分不得卑一分不得猶手持足行目視口食須臾離焉則不能樂古人悅道不啻如口之於芻豢蓋以此也丹求之意徒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見其難而不知本無甚難宜乎其有止心也公孫丑

曰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亦丹求之見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小人以位言

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人之儒纔取足善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子夏雖文學有餘然規模狹小故夫子恐其或為小人之儒故語之以此後世記誦詞章之學蓋亦小人之儒為耳

子游為武城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

姓滅明名字子有武城人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
餽射讓法之類行不由徑不事智巧也非公事不見
邑宰有所
自守也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
滅明者觀其一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
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
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奔敗走
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後為功策鞭
也之反馬贏而不進故自為殿耳按春秋傳齊師伐
魯魯右師奔孟之側後人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蓋恐人以為
功故自暴其實也

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
矣之反為人惡伐其功故恐人以功歸於己先自
暴其實益見其出於天性也若使之反實自為殿
而又自檢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
取焉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
有口才朝宋之公子有美色

此天子傷時俗之甚衰而不如古之尚德也言衰

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其害蓋時俗之衰雖小其
係天下之盛衰大矣況衰之不小者乎故聖人
嘆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朱氏曰言人不能由不

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辭

道猶大路然由焉則安不由則危遵康莊之平則
自忘其勞蹈荆棘之艱則不堪其苦苟知道如大
路則孰有肯去其安而就其危者哉故學以知為
先而以行為要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史官言文多質少也彬彬文質適均之貌

此言質之勝文猶文之勝質其為病也均矣故非
文質彬彬則不足以為君子也蓋文質偏勝本出
於氣質使然而不免有野與史之病明學問之熟
而後能至於彬彬若徒任氣質則必不能無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評罔直道也言人而邪枉不可可以一日生於天地之間也
此章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意言

人之生在乎斯世雖若姦詐巧偽靡所不至然人心甚直善以為善惡以為惡君子以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莫非直道也其誣枉直道蔑棄人理者宜其陷于刑戮罹于外殃而不得生存于斯世也而亦得不死者是幸而獲免耳非當然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知此道之不可不由也好之者好之之至天下之物無以加之也樂之者心安於道而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者義理明白議論可聞人皆尚之然不如好之者之終身不衰愈進愈熟也好之者雖人皆信

之然不如樂之者之與道為一而無跡可尋之為至也夫道一也唯有所行之生熟淺淺耳夫子言之者欲其自生至熟自淺至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語告也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下之所能當也唯備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告之耳此專為教人者而發人之才質自有高下各隨其

量而告語之則言者既不失言而聽者亦有所得若夫子答顏冉之問顏冉便對曰請事斯語是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遽以聖賢事業告之則必有

泛然不切之患而無益於其身也故君子之教也
有勸而無抑有導而無強各隨其材而導之亦非
謂中人以下者則必不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於人道
之所當爲而不求媚於鬼神之不可知知之至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獲得也急事之
難爲而不責其
報仁者
之心也

務人之義知之至而得其實者也敬鬼神而遠之
能用其知而不惑者也若夫棄日用當務之事而

用力於蒞蒞不可知之地者豈可謂知哉先難而
後獲則有爲人之實心而其德不可量也苟有求
其報之心而爲之則雖天下之大勲勞亦非德也
豈可謂仁哉夫子不泛論仁之德而必言仁者者
蓋以仁之爲德難以空言喻故舉仁者之心而答
之也凡言仁者諸章倣此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樂喜好也樂水樂山以其趣而言動
靜以其才而言樂壽以其效而言
水之爲物周流無滯盈而能平故智者樂之山之

為體安重不動萬物殖焉故仁者樂之可以見仁
智之趣矣疏通不滯動之機也安固有常靜之體
也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無所迷苦故樂無所戕害
故壽可以驗仁智之效矣仲尼亟稱水曰水哉水
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見樂水樂山之
一端也然此徒以智者仁者之量而言若夫聖人
之德仕止久速變化無窮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兼
仁智而一之不可以一德名之也至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一變謂其易也
道則先王之道

也

此為魯而發也夫子之時諸夏衰亂皆無可論唯
齊由桓公之霸政治修明非諸夏之比故一變便
能至於魯而魯發政施仁則便能至於道蓋言化
之漸也

論曰強之勝弱人皆知之而禮樂之優於政刑
則人未之知也當斯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
勝魯也哉然自聖人見之魯雖弱尚能守先王
之法非齊之所能及也況強多暴而弱多德強

論語

卷之三

三

者易折而弱者堪久齊至於簡公而田氏代之
魯雖衰亂猶能保其國是其明效也惟仁能持
強惟智能極弱若仁以為治智以御之田氏不
能篡齊魯必為政於天下也俗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酒器之有稜者一升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
觚也洪氏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
獻酌之際有所感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
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

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愚謂由此言之凡學而
不本德則非學行而不由仁則非行人而失所以
為人則非人可不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朱氏曰有

仁之仁實從人從謂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

隨之於井而救之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
欺其不知也

宰我意以為仁者急於救人而不私其身故設為
問曰若人之陷于井中是事出於倉卒而不得不

急應者也。仁者不辨其有無，先自投井而救之乎？夫子告之以其必不然也。仁者先自治其身而後救人，先自明其道而後定謀。雖愛物之切而亦有燭理之智，故雖可逃斯之而自無陷罔之患矣。蓋孔門諸子無徒問者，若問是事則必欲為是事，若宰我之問是也，其意蓋欲捨生以求仁，非夫子為之救藥，則必將為燒身禱大旱、割肉餉餓虎之事。此在宰我實切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者

先主之遺文道之所在，非平生見聞之類，故言博學也。約束也。博文以知，而言約禮以行，而言畔背也。

此孔門學問之定法也。蓋博學於文，則識達古今，而事有所稽，約之以禮，則身由規矩而動有所遵，皆以有所取法，故可以弗背道矣。夫世之譚道者，自以為至言而實不免為詖淫邪遁之流，自以為妙道而實不免有補風捉影之病者，皆無博文約禮之工而徒師己心也。故聖人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學問之定法，若夫今之所謂博學者，皆雜家者流之學而非聖門所謂博學者也。蓋博學一本故。

愈博愈達雜學一本故愈岐愈紊學者審諸

論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為教觀此及克己復禮章可見矣蓋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故在

三代聖人則言中可矣教學者則非禮不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子路以夫子見

此淫亂之人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否不通謂不由於道也厭絕也言我見南子若所不合於道者則天厭棄之以子路氣粗見福其言難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也

按史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蓋南子請見亦其善意而非徒請者故夫子見

之夫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

之理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道自我絕

者而非仁者之本心也聖人道大德宏猶天地包

涵萬物自無所遺何於南子而拒之乎哉門人記

之者蓋欲要求聖人之道者當知聖人之心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謂無過不

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至極也三代聖人所謂中者不過處事得當之意至夫子加中庸字則為不惑耳且不愧時俗萬世不易之常道其意負別

中庸之德天下至難也世之論道者或以高為至或以難為極然高者可以氣而至難者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平易從容不可以氣而至不可以力而能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蓋唐虞三代之盛民朴俗淳無所矯揉而莫不自合於道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自無詭行異術相接於耳目之間者所謂中庸之德也至于後世

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發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事與止通言此何止於仁必聖人在位者而後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譬喻也方術也言仁者視人猶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故求仁者能近取諸身而

已所欲譬彼他人則他人之所欲亦猶已之所欲情
志相通慈愛及物無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
慈愛之心無所不至之謂仁至誠之德無所不達
之謂聖蓋聖大而化之謂而仁者聖中之大德也
故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中庸曰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夫仁
者已欲立而先立人已欲達而先達人若欲俟已
之既立既達而後立人達人則卒無立人達人之
日何則已之情願未易遽遂而施人之方隨力所
及非舍已而徇人也子貢徒見仁之大而不識其

實故以在上聖人之事當之而不察在已今日之
所切所以夫子以能近取譬告之求仁之方可謂
明且盡矣

論語古義卷之四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者依古而傳之也

作者始創其事也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益信古而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彭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

述而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德賢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
不好自我作占而好事必稽古況往聖典則布在
方策述之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為夫子
之言蓋慎安意造作也

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發為功殊不知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所不到豈復
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孟子性善
養氣等說皆為仁義而發本述夫子之言者也
先儒以為發前聖之所未發而亦自欲以其說

附于孟子之後持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其
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冲漠無朕必曰明鏡
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
老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語亦
無此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
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也
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句語孟中凡三出而他章
皆無默而識之一句故不從舊說何有於我言此一
者之外何德能有於我也蓋不厭不倦皆夫人所能

外此別無可稱者此雖謙辭蓋見其德之盛也

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則有非聖人不能至者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蓋道愈宏則其言愈卑德愈即則其言愈謙何者道德自充足於已故自不敢事高遠若失其言好為高遠者皆以其所處之卑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且長改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

但夫子好學之深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為憂也

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者總在於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守者也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高愈入愈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其歸則一不為聖人而加不為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為得則非知道

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為大而夫子之為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此門人記夫子平居之容如此及乎其接人則亦自不同所謂君子有三變及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也欲為聖人之學者當先觀聖人氣象此即學問之準則不可忽諸○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門人常見夫子賢於堯舜而今聞其思慕周公如此之甚有竊異之心因知其慕古之篤好學之深也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於天下故夜夢屢見之及乎其老無復是夢而自知其衰之甚蓋歎此道之不行于世也

論曰夢者心之動也夜之所夢即晝之所思人

心不能無思則不能寐而無夢雖孩兒無知亦必有之但聖人無邪夢耳後儒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以夫子之夢為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弊至於強欲無夢而專務虛靜謬矣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有所嚮望之謂志於道則心知所向矣

據於德

據猶據據謂身居其地也據於德則身自所持矣

於德則身自所持矣

依於仁

依者倚附不離之謂仁者道德之長依此而行則道立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之法皆人事而事無廢闕也

而事無廢闕也

此孔門學問之條自當時弟子常所佩服者也道

者人之所由行故曰志德者人之所執守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不講亦不可泥故曰游此四者雖有大小之差然道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故夫子次第言之非他答問之類也蓋古之學問必有條目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訓則請問其目及後篇興於詩等章皆是也

論曰道德仁藝本無二致此章大小始終立言自有其序大抵古人之書每言道德仁義而未嘗稱仁義道德何者謂之道德則自有仁義之

實而未有仁義之名既謂之仁義則又各有其
跡而不見道德之全此道德仁義之辨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師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此見夫子誨人不倦之仁也言人不知來學則已
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之其欲人之入
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物不棄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朱氏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達之意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二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愚謂再告者再言而決之也

朱氏曰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並記此
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聖人欲人
之入於善之心固雖無窮然學者無受教之地則
猶下種不毛之地雖有時雨降奈其不生萌何蓋
聖人欲學者為受教之地而云然非不輕施教之
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若已有之

故雖食不能甘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吊哭一日之內餘哀未除自不能樂也

聖人之心慈愛惻怛無所不至故凶變之事雖在他人而若已有之其事雖過而餘情不已可見聖人仁心之厚無時無處不然非可以明鏡止水湛然虛明之說求之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惟孔子與顏子為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以為行三軍別有其材非用舍行藏之人之所能為也故問夫子倘行三軍將與回歟亦與我歟子曰暴虎馮河夙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皆匹

夫之勇非求全之道故夫子不與焉若夫敬事而不妄動悉慮而要其成者實君子之心眾之所倚賴夫子之所與必在于此益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也

馮氏去非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劾觀一世惟顏子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職言使富能長人之材益人之智有可求之義則雖為賤職亦所不辭焉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從吾所好之為樂也奚必役役焉求之哉吾所好者即謂學也

有求而有益於得者矣有求而無益於得者矣仁義忠信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必得而亦無益於得此富之所以不可求也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者豈外學問而夫子云之乎

予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將祭而戒也

齊所以交於神明固不可不慎戰則國之大事人命之所繫而疾則吾身之所以久生存亡皆不可不慎焉聖人平生雍裕閑暇不見其迹惟於此二者慎之甚至故門人記之學者若於此苟焉則遠矣悖道可不謹乎

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不知肉味言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夫子仰聖之深好古之篤忽聞韶而三月之間不知肉味曠日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誠之至感之深不覺自發其嘆如此○按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蓋史遷以三月不知肉味為甚固滯故加學之二字以什其意觀夫子夢見周公則聞韶而忘肉味亦

言言下
奚容

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群聖之樂盡美盡善莫韶若也夫子偶聞其音而如親見虞帝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論曰大學曰心不在焉視焉而不見聽焉而不聞食焉而不知其味先儒會其義以為人心之應物各會其境事過即平不固滯住著猶鏡之照物應而無迹也然聖人之所以異於眾人者不在心之住不住而在好善之篤與否焉蓋其

好善也篤故其心之住于善也亦淡故聖賢之取人也專稱其好善好學而未嘗問心之住不住也韶者樂之盡美盡善者也使眾人聞之固非不悅也而其好之之不篤故其感之之不淡唯夫子願見聖人之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故及聞其樂心醉神怡至三月之久不自知其味此所以為聖人也夫方食肉則食為主而聞韶之心餘念未化不知其味若以正心說律之則不免為心不正也先儒嫌其與此章相盤遷就牽

命言下
卷之四

合欲會于一然彼此扞格無奈其終不相入何

予故謂大學蓋齊魯諸儒所撰而與孔門之旨

異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猶助也衛君

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冉有以為輒以子拒父夫子之所不助故與子貢語而子貢諾之若此

○舊說時孔子居衛按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公十一年猶在魯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事今見冉求子貢問答則是時夫子恐當在魯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衛輒之罪固不待問然夫子之仁不棄物則未可知也伯夷叔齊疾惡之甚者也故子貢以此問夫曰古之賢

子試其與不與如何以決其可助與否也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怨恨也言夷齊之行雖高而其實皆出於慈愛惻怛之心而毫無所怨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見夫子以賢人許夷齊而尚疑其不免有怨則夫

子之所不與也故又以怨乎發問而夫子又許其仁於是知其終不助輒也○夷齊之事傳記不詳孟子稱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史記所載兄弟遜國之事不足考信故特依孟子為斷

子貢之問若世所謂隱語者而夫子初不解其意

所在直稱夷齊之賢且仁子貢遂知夫子不助衛

君而不復以衛君之事為問非子貢淺識聖人之

心則不能問之如此而又足以觀聖人不假一言

於人之誠與其所言即其所行不少差違猶日月星辰之運于天而其進退躡度皆可測識於此也
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疏一食麤飯也
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漠然而無所動於其中也

論曰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聖人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有所謂樂者乎哉觀其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則其所樂固可知矣然聖人之心理義渾融無跡可見故不得以理義二字形容之大矣哉

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數年謂

功也五十字未詳史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

易之為書窮陰陽消長之變以明進退存亡之理其為教也貴處退損而惡居盈滿故學之則能得無大過也故可無大過之一言實足以蔽六十四卦之義猶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三百篇也

論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蓋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系辭以筮之故謂之周易及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雅素與門人言諄諄然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纔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而不復襲舊套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

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為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看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其執守禮者雖未必

出於詩書皆常言之也

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皆切於人倫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

言言一書 卷之四
之典亦皆常言之所以使學者困於聖賢之盛德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

論曰求道於高求事於遠學者之通病唯詩書之為教近于人情達于日用初不遠人以為道亦不遠人以為言而執禮能守者亦可以範士風維世道所以夫子常言此二者也若夫佛老之學所以離世絕俗專事高遠而不能通乎天下者實不達詩書之理故也而後世儒者亦雖知誦詩讀書然求之甚過艱澁而不知求之於

平易近情故其著於言行者每有崎嶇艱澁之憂而無正大從容氣象豈非所謂非讀書之難而善讀書之難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子路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不對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云爾者無他之辭子路不

對故夫子自代之曰惟能好學樂道而不知年歲之將窮而已

知道之無窮而難得故發憤知道之可安而佗無所求故樂發憤故愈力樂故不倦此所以忘食與

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而知之謂不

待學而自知也敏速也言汲汲也

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為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之夫古可以徵于今未有不由古而能為于今者也故事稽古則猶以圖求鏡照其成敗得失之跡較然著明皆為今日之模楷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汲汲乎求古者以其益有不可量者也蓋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

質何者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之行也力勇力亂悖亂神神異之事語

之則必使人厭常而輕德故夫子皆不語之也

此明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以此防民猶有好怪力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

論曰夫子嘗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戒人不修人道而諂瀆鬼神也至此直稱不語則益見其妖異之說恐啓後世之惑而塞源正本深絕諸言議以此觀之後世記禮之書稱孔子之言說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會之說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明得師之甚近而道之甚廣也言二人相聚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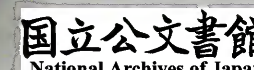
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不善者則善不善皆莫非吾師也人每有無良師友之歎殊不知何時無師何處無師心誠求之必有真師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人惟病不求之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世家孔子避桓魋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有此語

朱氏曰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遺天害已

論曰或曰桓魋暴人也夫子旅人也魋欲殺孔



子何憚而不為在斯時恐難委之於天曰不然
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謂天有必然之理
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這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非言
論之所能盡也朱氏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
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
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可謂善論孔子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與猶示也

此門弟子以夫子之道為高深不可幾及而見其
一言一行皆從容平易混然無迹而疑其有隱故
夫子言此以曉之

論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師也
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
之道不高不卑非難非易通於天下達於萬世
而不得須臾離實為中庸之極也其以聖人為

高而不可學，者固不知道焉。為近而不足，學者亦異端之流，益不知道者也。唯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後為善，知論語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孔氏之家法也。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蓋萬世學問之程式也。學者當謹守之，而不得輒變其法也。

論曰：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蓋非忠信則道無以明，矣。德無以成，矣。禮者忠

信之推敬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以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為學問之主意者，何哉？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者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者，有德之通稱。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朱氏曰：子曰，字疑衍，文聖人君子，以德言善人有恒者，以言，言，凶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朱氏曰：言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其曰有恒之難者，所以明善人君子與聖人之益難而不可

詩言下事
也

此見夫子好賢之深也夫好善優乎天下矣好賢
好善之實也夫子冀見賢者之心不啻若饑渴之
於飲食知道之愈無窮而學之愈無盡也學者髮
鬢其萬一亦可以入聖域人君髮鬢其萬一於治
天下國家何難之有○曾氏鞏曰當夫子時聖人
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
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
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此見夫子道德度越萬世然本不離世以為高不
遠俗而獨立所以為中庸之至也韓子所謂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唯聖人為然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義者天下之大用也
非仁則萬物不育非義則萬事不行兩者相須
而不得相離也見聖人之釣與弋而後知義之

論語卷之四

不可廢也見其不綱與不射宿而後又知仁之
 不可去也若夫焚林竭澤暴殄天物者固不得
 為仁而至於斷屠戒殺宗廟不血食者則亦不
 知義之不可廢豈復得為仁也哉其不可行于
 天下也均矣故聖人以天下為道而不以一人
 強天下以萬世為教而不以一時律萬世至矣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創作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記也
聞而擇善則有所法矣多見而識之則有所考矣皆不敢自作而取諸人之事可為不待聞見而知者之

次矣聖人之廣資眾寶而不敢自專如此也

聞廣矣而善惡之實泛然故擇而從之見實矣而
 得失之跡較然故直記之皆足以備鑒戒廣知識
 也門人見夫子以生知之聖自居甚卑而後知其
 德之甚盛而聞見之功不可忽諸益聖人體道之
 深取善之周不自覺其辭之謙如此若夫其言誇
 大者其道必小其行過高者其德必淺唯中庸之
 德為至也

至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至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善難與言善惑猶疑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與許也夫子答門人言但許彼

童子進而求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予何已甚哉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潔修治也往前日也言凡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自潔而不能保其前日所為

之善惡也

聖人待物之仁猶天地之造化萬物生者自生殺

者自殺而生物之心自無息於其間何其大哉孟

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可謂能發夫子之道而詔之萬世者也異端

誘人而從已小儒惡人之逃已與聖人之道固天

淵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言仁之甚近也學者以仁為甚遠而難至殊不知欲之斯至何遠之有蓋仁者天下之美德而以

吾性之善而求之則猶以薪投火其至甚迅何憚

而弗求之邪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而其事至近為之在

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先儒以仁為具於

性之理而以滅欲復初為求仁之功若然則仁

之於人也猶四肢百骸之具於吾身人人皆有
天下豈有不仁之人亦豈須言至譬諸心猶薪
也仁猶火也薪之用在乎火而心之德在乎仁
積而不燒則無以見薪之用放而不求則無以
見心之德故聖賢常曰欲仁曰求仁而未嘗以
滅欲復初為至仁之工夫也橫渠有內外賓主
之說自合于夫子至字之義與以仁為性為理
者大異矣學者審諸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孔氏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之先君嘗習於威儀之禮故以知禮答之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

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孔子弟子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

姬姓於禮不可昏而昭公取之當稱孟姬而謂曰孟
子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司敗疑其非禮故先以知禮
乎發問至此詰之○吳氏程曰疑謂之孟子者
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巫馬

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夫子以入之知過為幸此

聖人之心也

昭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為知禮故孔子答
之以知禮及於司敗再以取于吳詰之而夫子以

為過而不辭，蓋司敗之論甚傷，急迫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其詞氣雍裕不少，露圭角一應接之間，眾善交集，若此，非盛德之至，豈能然乎？

論曰：舊註以為諱國惡，非也。司敗有意問之，夫子無意答之，其以知禮為答，非不當也。及乎司敗再詰之，而夫子自知其為過，如使夫子有意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在周公則不免為過。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夫日月薄食，五星逆行，四時失序，旱乾水溢，則雖天地不能無過，況人乎？聖人亦人焉，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定不變焉，則死物耳，要不足貴焉。故知道者不譽無過而貴能改焉，聖人之道廣矣大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得其善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善而與其善也。

朱氏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

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夫歌小藝也乃於其善則夫子猶繼繼樂取聖人樂善無窮之意於是可見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莫無也言

文吾豈不能及人哉身行君子則吾未能也蓋言行之難也

朱氏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又見其不必工之意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定之

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此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周禮以智仁聖義中和為六德是也

孟子以仁且智為聖此以仁與聖相對並論其意自別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猶謂子路曰汝奚不曰云云也○是公氏曰當時有稱天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公西華蓋以其不厭不

之德非學者之所能及也

門人以為夫子之德賢於堯舜而見其言甚謙而

驚且異焉而後又益知其德之盛不可加焉故於
夫子謙讓之言皆謹錄而備記之可謂其智亦足
以知聖人者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疾甚曰病禱謂禱於鬼
神本乃臣子不得已之

至情然不宜請於病者而禱之蓋子路既禱之而欲
伺夫子之意以自其實夫子亦知其既禱故問有諸

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誅古作譟誅
文曰禱也累

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上下謂天地天曰
神地曰祇爾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祇子路
為夫子自誦其所作誅詞如此○舊說誅者哀死而
述其行之詞也誤矣子路為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死
之詞且見禱爾神祇之詞則知
行禱之語而非哀死之言也子曰丘之禱久矣禱
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者也夫子
言吾禱之非一旦且矣豈更用禱乎

古者疾病有行禱五祀之禮子路之請禱固非無

謂也唯夫子之道度越群聖特以道德為教而不

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蓋明人當自

盡其道而不可妄用禱其示子路也切矣○陳氏

櫟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

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

禱爾而言益不禱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
固陋也

此極言奢之害也。蓋固則無文彩，不孫則無名分。無文彩則徒無可觀者而已，至於無名分則人道亾矣。聖人之所深戒也。

論曰：先儒謂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非也。蓋崇本抑末，聖人之心也。故夫子每以儉教人，而深戒奢之害。苟仁熟義精，則或豐或約，無施而不可。若有意執中，則必至於執一而廢百。故孔孟言禮而不言中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反寬廣。小人自好放縱，故不免長戚戚。是學者之所當自省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

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力而自無偏倚也。若學者唯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仁熟禮立，則不期然而自然。若夫不從事於仁禮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恭而安不成者，不可不知焉。

泰伯第八 凡二十二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

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曰泰伯長而當立讓之

不嗣逃之荆蠻於是季歷立至文王天下諸侯日歸

其德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號周三讓終遜也以天

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無得而

稱謂其德至極不得以言語稱之也○按泰伯三讓

之事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夫商周之事莫如取證於

聖經故今特據詩大雅皇矣篇為斷觀其言帝作邦

作對自泰伯王季則知周至泰伯王季而始強大矣

觀言維此王季則友其兄則知王季能事泰伯而得

其歡心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伯能知王季之賢

而讓之王季又能勤王業而不辱泰伯之知矣觀言

王此大邦則知以天下讓者乃追稱之辭也蓋大王

既沒之後泰伯季歷兄弟友愛同當國布治位號未

定泰伯以季歷之功日高又有聖子而讓之季歷季

歷不可於是逃之荆蠻蓋泰伯直讓之季歷而大非

豫料大王之心而逃也觀其不稱大王而特言自泰伯王季可見矣

聖賢之心皆為天下而不為已也泰伯之讓季歷

蓋為斯民計也而其後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民

陰受其賜而不知實為泰伯之德此夫子所以歎

其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朱氏曰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

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此章專言人之百行不可不以禮為準則也當與

傳文約禮克己復禮等章參看夫制一器造一物

莫不各有其法況天下之人剛柔進退有萬不同
苟不有法以律之則過者益過不及者益不及此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人之於禮其猶規矩準繩
乎蓋恭慎者柔之德勇直者剛之發皆人之善行
也然不禮以裁之則恭而至勞慎而至蕙勇而至
亂直而至絞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孔子常以
禮為人之規矩準繩而使人以此為準大而經國
御世近而修身齊家皆莫不以從事於禮焉後世
之學亦雖以禮為言而其說過高專求于己心至

於以心為法其亦乖夫子之旨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興起也偷

薄也此章舊連上章今從朱氏別為一章

陳氏櫟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
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以德為政則民
心服而其澤遠矣以法行政則民雖知畏然其澤
淺矣故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在德不在法所以
保數百年宗社而不衰也後世非無英君碩輔然
其所以御天下者皆反之故非不欲治而不得治

聖賢之論治體皆以德不以法者為此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為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當其疾病之時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意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

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言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丁寧之意

曾子之學以孝為主忠信為本其奉持身體不敢毀傷者蓋以孝弟忠信之實施之身體也夫孝莫大於愛親知愛親而後得能體其心能體其心而

後知能愛其身父母之於子也幼則有湯火之慮

壯則有倚門之望無一日不恤其有虧傷也曾子

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故終身奉持遺體戒謹恐懼

如此足見曾子之學臻其至極而道德茂以加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來問其疾曾子言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獸愛生其將死必鳴必哀人之將死氣消欲息故其言必善曾子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故先以此告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暴相

言言可一曰事也
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
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君子之於道
無所不得然其最可貴者有此三事動容貌則欲其
遠暴慢也正顏色則欲其近信實也出辭氣則欲其
遠鄙倍也若夫至於器數之末則自有司職守之所
存而非君子之先務也欲敬子以是三者為務而修
也

此章與恭近於禮遠恥辱之意同蓋君子其養於
中者篤故其見於外者自如此非若常人之用力
持守而遂不得其所欲也捷夙得謚敬豈有得於
曾子之言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能以學之所造而言多寡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吾友指當時孔門之諸賢也蓋孔門

於斯矣

學者必識孔門之風而後可以為孔門之學苟不
識孔門之風則必不能得其門庭所謂孔門之風
者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是也為學者多不知自省有一分工夫
便有一分勝心有兩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驕吝
之念愈進愈窄故曰人之患在好為人之師學道

者先除其勝心而後聖賢之學可得而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

之命謂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謂持危扶顛始終不變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與疑辭也決辭

此言當大任治大衆非忠信而有才者不能蓋忠

信而無才則幹旋不足何以濟事有才而不忠信

則衆心不服必至敗事故必忠信且有才而後可

以為君子矣○袁氏黃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

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

不負其寄託之重最為難此非才節所能辨也唯

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志也士非

弘毅則不能勝重任而遠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仁之為德大矣以此為己任故曰重而後已不

亦遠乎也士之所以必貴乎弘毅者以無此量則不能任重

致遠也德徧乎四海仁也澤及乎昆蟲仁也教被

乎萬世仁也救患弭難亦仁也以此為任不亦重

乎一息尚存能持此志而不可失焉不亦遠乎故

乎一息尚存能持此志而不可失焉不亦遠乎故

士不可以不弘毅者蓋貴其素養也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出於人情而其美立於禮禮入

之隄防足以定其成於樂樂以養人之性情而自

此明學問得力功效之次第亦孔門學問之條目

也言學不可以強為得於詩則善心興起其進無

窮故以興於詩先之德不可以自成莊敬持守以

禮自修則德日立而不可搖動故曰立於禮道不

可以小成浹洽融液其心和樂則道大成而不可

遏止故曰成於樂得詩之理則知道之在邇而可

樂故有所興起得禮樂之理則知其不可斯須去

身故德立而道成此學者終身所得之前後本末

也

論曰禮家專主禮樂之功而不知禮樂之本出

於仁義先儒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其說蓋出於禮家而非聖賢所以論禮樂之旨

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樂則生矣信能居仁由義和順積而英華發焉則詩禮樂之教自在其中矣尚何有於古之易而今之難況詩禮樂皆有本有末仁義之實其本也名物度數聲容節奏其末也聖人之教人皆專以其本而不取其末學者苟得其理則其末者雖未必與古人合然亦不遠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治民之道當爲之建學設教使其自由吾陶治之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于已則不可矣孟子

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王者之心也欲使知之霸者之心也此王霸之所以分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善矣然而不安分則必自作亂惡不仁之人可矣然而過甚則激而致亂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皆不可不戒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朱氏曰才之美謂智能枝藝之美驕於夸吝鄙吝也

此專戒驕吝之害也蓋驕則有自滿之意吝則無為入之意驕則德不進吝則道不弘如是之人雖有他美而不足觀之觀其已有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則聖人惡驕吝之甚可見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祿也

志小者其得則小志大者其成必大為學之久而志不至於祿必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聖人所以嘉尚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信而好學則學必成守死而善道則道必達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者將亂則臣弑君子弑父危邦不入擇其地也亂邦不居避其害也亂重於危故危邦在外者不可入也若亂邦則仕者無不可居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治世而貧賤則無可守之道亂世而富貴則無自守之節皆可恥之甚也

富且貴焉恥也此章與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同例蓋門人綴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而傳誦之也夫學者

所以求造夫道也故好學以致知善道以無關則終身之事業備矣而出處隱見之分富貴貧賤之

道則道之淺深德之大小繫焉故君子尤重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人各有其分而不能自盡必好越位犯官干預其政故夫子言此以為戒○輔氏廣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始指未適齊之前關雎說見前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意言今則人去樂湮洋洋之音不可復聞矣未子之歎其思深矣

關雎成周之雅樂其詩言后妃之德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三百篇之首篇而合于中和之德使聽者自得性情之正樂之最至美者也而師摯魯之妙士當其初年為夫子羨之故夫子歎之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

狂者意高而無檢束之謂

侗而不愿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

慳而不信

慳慳無能貌

吾不知之矣

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

此言意高者不事矜飾宜直矣無知者有所畏憚宜愿矣無能者不解作為宜信矣而今皆不然則

是棄才也雖聖人不知所以教之人其可不知所
恥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為學者其用心當若追亡者之恐不能及而竟
失之也夫人不知學則已苟知學之為美而懈怠
不勤則是無勇也故非智不進非勇不成學者其
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而如古通用舜禹皆受禪而有天下然其德最盛雖見與猶不與也故不稱堯舜而特言舜禹舊解以為不與

猶曰不相關此益出于老莊蔑棄天下之意而非聖人之旨故改之

此言舜禹之有天下皆自以其功德隆盛而致雖
堯與之舜舜與之禹然而猶不與也蓋以其功德
之大度越尋常而不可謂之與也子禽問於子貢
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明不可謂之
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朱氏曰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

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
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氏曰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
見者此爾

言民涵育於堯之德化而不知其德化之所以然
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故曰民無能名焉唯其所見者功業文章巍然燦
然而已達巷黨人徒見孔子之大而其所稱謂纔
在於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以益知孔子之德之大
矣是堯孔之所以為大聖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
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

臣十人

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益也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古者人才
之盛唯唐虞交會之際為最其後降

自夏商獨周為盛雖有亂臣十人之稱然其間
有婦人則亦不能正十人故孔子嘆才之難也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先儒謂有荆梁雍豫徐揚六州而
唯青兗冀三州屬紂周之德通文王及武王未伐商
之前而言蓋武王初年專承文王之心服事殷而未
敢有誅伐之心及其惡稔虐極不得已而後伐之然
非其本心故曰至德也

此言堯舜文武之道德事業萬世之法程也蓋未
子博稽於古先聖王而獨稱唐虞與周其亦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之意歟夫唐虞之德如天之高遠
不可名狀文武之心猶天之至公不容少私不然
夫子奚以與堯舜併論而祖述憲章之哉且其寄
心于五臣十亂則雖聖人之治亦必資賢佐以成
其功可從而知矣○按三分天下有其二春秋傳
云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孟子曰文王百年
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

知文王之時恐未至於有天下三分之二也且上
文引武王之言而繼之曰周之德則其通文武二
王而言明矣諸儒專斥文王而不兼武王者蓋臆
說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朱氏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謙之也非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非薄也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黻蔽膝也以常為之冕冠也謂損其常服以盛朝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禹吾無間然矣
儉德之所以聚也禮由此而興焉民賴此而庇焉

禹薄於自奉而慎祭祀敦朝禮勤民事此其所以能致數百年之太平也豈可間然哉

論語古義卷之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